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十四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三

晉 葛洪 撰

譏惑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玃識往終歸知來玄禽解陰陽蚍蟺遠泉流蓍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慜巢穴之

可鄙故搆棌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葢儉濫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賔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顔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以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葢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

加魏式干木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唾
秦殽函襲嶮而無折栁之園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
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
廢簡脫之容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綱之絕
柰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
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
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

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
余未曾易也雖見措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
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
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
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强更
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
之絶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
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

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唌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

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

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疾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

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嘎咿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客集管弦嘈雜俊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

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懐英抱異絶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

看重仍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為凡憒夫非漢濵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横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然者顧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𤯝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

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洩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跌踔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顔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隣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

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鄙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葢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

也昔辛有見被髪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懐慜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寓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其徵何可不共改旣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貪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遁跡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栢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閙草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

遠可謂為痛歎者其或峨然守正確耳不移不遂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哺糟掘泥剸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

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傚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傚不入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讒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

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

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自恣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已者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

人之赴也若决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循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役以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人

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蓮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已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冐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指氣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

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羣盜矣夫百尋之室撓於分寸之飈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涖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闒茸退懦

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捜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輝耀

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厠騏騄肙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蔺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枲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歴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

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録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黶哉

鈞世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螘垤

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崐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葢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絶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

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

筆者得釆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熬之盛膳俞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宫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

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南陔由庚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謂知有胡越之接終

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語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踞拜俯

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黙誦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悞不得其意而欲以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

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删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沉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莅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謙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别易于案用今五禮混擾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説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

决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决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删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争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悵悵於惜壞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

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壞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尚博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

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士操綱領而得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録亞次曲語百家之言與經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炙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於函夏之内

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騃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姸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間釣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無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

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燿熠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

不同科强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葢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葢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

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馬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趨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内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

所祖宗也蓋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聆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騁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

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慺力侯切誠敬也以為爾未必為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

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前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宦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人害意蹲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

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溥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恵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

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為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陥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釁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闒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

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上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懶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强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蹩馬

弄矟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舍難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閤昧駃徒若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絜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

肯吐其秘筭勇者不為致其果毅忠謇難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乃臻乎淩上替下盜賊多有官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竪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歎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墻而飈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氷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扆闥左袒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兔

之數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煙爐於委灰生民燋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第三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如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毎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沉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晉世所不

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强者為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躡青雲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紀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

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氷霜行已則
守汙泥滓以毀譽為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
以鑒豐屋則羣烏爰止叱咤迅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
利傾於邦郡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
根之藻梲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
里有魚餐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
信之礬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賔不沐嘉旨之待餞
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谷萬庾囷囼擬上林館第僭太極粱肉餘於犬馬積珍
踰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
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
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儒官之祿
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駮議
之榮舐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
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遽軒節蓋之下屢為
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

忝司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輿之緝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紲芻狗而責盧鵲之効構鶏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吴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如彍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

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

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禄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火寢耀黄精載起纘樞紐於太微廻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於宇内重譯接武共楛盈庭蕩蕩巍巍格於上下承平守

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諡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芽而不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土燭不照沉醴不涌彊場多壘嘉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量被褐懷玉守淨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

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衒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駃騠揉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瑤委乎溝湓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城南民之變成北隷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

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守塉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塉土以葺宇銳精藝之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本於廩實博施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

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伯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年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王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颾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圌廩薪爨廢於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為子寒心子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

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飢飽者忘蘭而失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非禦寒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饑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瞶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别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説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損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核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隮閬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遥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聲不能悦其耳烹大牢享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鵾鵬戾赤霄以高翔鶺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鯈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飡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

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孜孜以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塉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奢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强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

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斈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王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為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為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屢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薉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

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為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庾氏以推壁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墝以彌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産業汩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滑日子以臭雛之甘呼鵷鳳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燿龍戰虎爭九有堛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沉鬱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飡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

詰之曰葢聞有伊吕之才者不久滞於窮賤懐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知變智者驗乎不貧故范生出則滅吴伯越為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可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鱣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囹圄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吝之辱漂媪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鋭思

乎六經忽絶糧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禄
羞衒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黄河之將清甘列子
之菜色邈全神而遺行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
遥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緡
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
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内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
天猾夏放命駑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
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

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菜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黄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仇而委泥濘贄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坰黨援多者偕鶩飈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沉泳夫丸泥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鳳龍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

飛帆以遠之交琨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焦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為名乃黄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攡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碓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

可以崇寶耕耘可以免饑不識逐麋者不顧兎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皷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為重衡飈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烏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揺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才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孜孜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

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膚髮之明戒哥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岩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崔嵬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縻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敎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甜德者以義酲超

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不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

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甲高之數不亦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絶蹤也蜎飛蝡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上竹交切下子笑切然赴阬井而無猜入罻羅而無覺有仁無明故顯並趨禍而憂失幟潛景以易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

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辨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虫雖見犯而不校覩觳觫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否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為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差等

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所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碏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葢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為純臣以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内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嘆明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

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

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曰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以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

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嘆上士則曰明目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夫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

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立為而明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起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吕既任

而草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瑶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不借高於坵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氷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

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知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效力於秋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濕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狥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凫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並任則騄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吕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眄而映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菹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茝蕙所以增芬是以戾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妬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閭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外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趨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虎

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柱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機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橈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廪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榮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北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絶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厠貴性蛩之負蟨雖寄命而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溺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莩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覩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股刻目以廣明㓨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

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栢木之凄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綈紈綺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推源之緒得之末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絶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嬥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麟雜厠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

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荑莠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閡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毊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業廣則宅心者衆含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絶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絶響而不能指

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尟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受拘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値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無

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狥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譊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飈迅非徒騂騮驌驦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

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骨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忌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

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跧形而不威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遥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罦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嚙蘆而慘慘畏咎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粒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

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逵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放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鷙駿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咈呼之役吉光饑渴於氷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絶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豊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燦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隆四七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螣蛇無足而電鶩鱉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皐繇喑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

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屩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嶶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

冠俗之懐是以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飇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以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以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層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寃

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鶴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螘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剗禾以討蝗虫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蚤

虱微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衞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竭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罾㽯罝抑而有獲同

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憤集

抱朴子曰商風霄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别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園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

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䏿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墻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門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胄非廟堂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

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

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蚕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斵之材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氷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隂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飈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寳仰磁礲以擿景沉闇孟勞須楚砥以歛鋒騮驊待王孫而致遠令箕倏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鸑雖饑渴而不顧籠委於庖人之室

乘黄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腒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絶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龎涓恚不如而刖孫臏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閻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

月挾蟲鳥之食微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

峻美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

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

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鳯不及鷹鷂引耕犂則龍麟

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

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

檻則猨狖與貛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縶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仗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彛倫而臻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悁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逆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洿則遺慍悶之心振煇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巳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黥之亡隷當其行龍姿於泥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為其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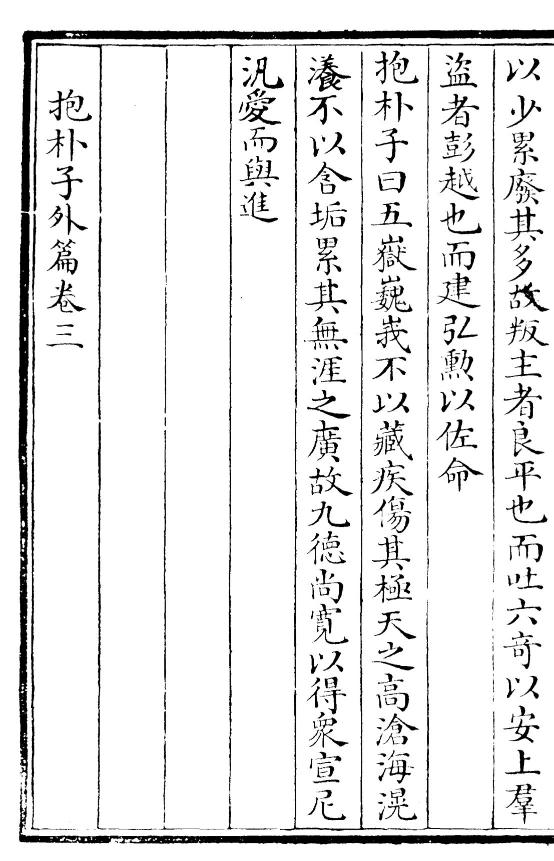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馬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狥身者不以名汩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減螢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事烏獲運薪蕘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徵之景長才不能別軼倫之器葢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其美語大則不可



以少累𩞀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勲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寛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康偉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